

跨入国际经济奥林匹克大赛场

——全球化、WTO 与开放中国的制胜之道

白钦先 姚 勇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兴发
封面设计:每日创达
责任校对:程 颖
责任印制:裴 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入国际经济奥林匹克大赛场:加入 WTO 中国的挑战与对策/白钦先 姚勇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ISBN 7-5049-2279-X

I. 跨…

II. 白… 姚…

III. 经济一体化—影响—经济—研究—中国

IV. F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8011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固安县印刷厂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215 千

版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3058

定价 18.00 元

如出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装订厂调换



第1章 潮流浩荡: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全球化:谁家的潮流	(1)
眩目的图景	(1)
谁在推动全球化	(3)
馅饼还是陷阱?	(7)
谁家的潮流	(11)
命运或选择:中国不拒绝全球化	(13)
在开放中复兴	(14)
开放也是改革	(18)
别连孩子一起倒掉	(19)
坦然面对规则	(22)
世界也需要中国	(25)

第2章 全球化的发动机:从 GATT 到 WTO

光荣与梦想	(27)
初试天下大同	(27)
临时了 46 年的 GATT	(28)
竞赛规则	(29)
权利和义务	(35)
八轮谈判 硕果累累	(36)
WTO 今天如何	(40)

警察还是玩具?	(44)
并不全是光彩	(44)
强权也会受制约	(47)
理智与情感:“复关”、“入世”为哪般	(49)
“关”外的苦恼	(50)
保护——看上去很美	(52)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66)
其他理由	(71)

第3章 关山迢递:十三年之痒

世纪谈判:黑头发谈成白头发	(74)
痛失良机	(74)
风云突变	(77)
面壁破壁	(79)
雪拥蓝关	(80)
六天六夜:中美入世谈判的最后关头	(81)
有备而来	(82)
以退为进	(83)
峰回路转	(83)
斗智斗勇	(84)
前门驱虎后门有狼	(84)
拨开迷雾:“复关”、“入世”咋就这么难	(86)
“复关”、“入世”的标准程序	(87)
昂贵的门票	(88)
从政治即经济,到经济即政治	(92)
不妨理解美国	(95)

第4章 载舟覆舟:WTO是把双刃剑

掀开底牌:我们承诺了什么	(102)
中美 WTO 协议有关细节内容	(103)
进一步的澄清	(105)
解读双赢	(106)
民意如何	(109)
另类说法	(111)
都是可能:WTO 如何改写中国经济	(113)
三个难点:解决得如何	(113)
苦乐不均:行业变动分析	(124)
最紧迫的:就业会怎样	(129)
最担忧的:中国农业能否经受考验	(132)
数字预言:权威专家计算中国加入 WTO 得失	(138)
加入 WTO 的十大结果	(139)
宏观经济影响几何	(141)
哪些产业首先获益	(142)
寻求最小调整成本	(144)
利弊再辩:数字所不能说明的	(145)
生于忧患	(146)
改革驶上快车道	(148)
加入 WTO $\neq$ 纯自由经济	(150)
还消费者以真“上帝”	(152)
真实含义:跨入国际经济奥林匹克大赛场	(153)
何必自卑	(154)
时刻准备着	(157)

第5章 竞争不相信眼泪: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

兵来将挡:企业怎样迎进来走出去	(160)
全球化思维	(160)
转变行为方式	(163)
学会合作	(165)
迎接信息革命	(167)
留住人才	(171)
谁主沉浮:全球化中的政府职能及转换	(172)
重新定义国家权力	(173)
善待跨国公司	(176)
协调公平与效率	(178)
捍卫文化阵地	(181)
再造河山:优势产业重新定位及产业结构战略大调整	(183)
扬长不避短	(185)
抓大不放小	(187)
重视高科技	(191)
莫忘中西部	(197)
中流砥柱:开放进程中的金融安全	(200)
银行门朝哪儿开	(202)
谁为我们保险	(206)
证券市场做什么	(210)

第6章 有容纳大:开放! 开放! 再开放!

任重道远: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	(216)
增长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	(217)

长期发展有待解决的问题	(222)
当前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225)
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是关键	(229)
把握千载难逢的机遇	(230)
大国之路: WTO、全球化与中国的国际政治战略	(231)
不轻易说“不”	(232)
谨防“新国际主义”	(236)
金甌已缺总需补	(238)
开放没有回头路	(240)
 附录	 (243)

第1章 潮流浩荡：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一个时代离我们越近，我们对它了解得越少。

——熊彼特

全球化：谁家的潮流

逝者如斯夫。当今世界带给人们最突出的感觉，可能就是太快的变化。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物、观念和思想似乎在转瞬之间成为明日黄花，而同时从前闻所未闻的新东西又像雨后春笋一样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以至于我们根本来不及想一想它们的逝去或到来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到底有哪些影响。

不过，也有一些东西一经出现之后，就表现出强大的扩张力，并进而演变成一个全面泛滥和主宰世界的潮流，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无论你愿不愿意，无论你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得不被卷入这股潮流之中，命运随潮起潮落而上下浮沉。

20世纪最后20年里兴起的全球化，就是这样一股潮流，不可阻挡，也不可抗拒。

眩目的图景

“全球化”可能是今人最时髦的词儿之一，不但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热衷于讨论它，就连在街头巷尾游荡的

普通老百姓们也时常对此津津乐道。然而，全球化还不仅仅是一个词汇，它已经渗透入全球各地的各个角落，并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显露出来。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贸易和生产的全球化。国际贸易是最传统的国际经济活动，全球化下国际贸易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的绝对值上，都空前迅速增长。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世界贸易总额为450亿美元，到1997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6.1万亿美元，50年间增长了近135倍；从前，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47年美国的国际贸易额就占了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以上，而目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与50年前相比也成百倍增长。在国际贸易迅猛增长的同时，生产也大量跨越国界而在全球展开，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工厂，可能都是在生产一种产品的某一个部件。典型的例子是电脑的生产，一台国际名牌电脑，CPU是在美国Intel生产的，主板是台湾货，内存产于韩国，CD-ROM来自新加坡，硬盘可能由马来西亚或菲律宾加工，显示器、机箱、键盘和鼠标等等则是中国大陆生产，最后这台电脑要销售到美国、澳大利亚或者欧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数不清的商品，小到纽扣大到波音飞机，都是这种全球协作生产的结果。全球生产协作使原来所谓的“国产”和“进口”商品的区分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正如国际著名的化学工业公司杜邦公司董事长埃德加·伍拉德所言：“现在最终产品是两个国家的问题已经毫无实际意义。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无一不是世界性产品。”

全球化也是消费和娱乐的全球化。下而论发达国家，即使是在还相当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能看到豪华的奔驰轿车在穿梭，人们看彩电播放着美国NBA或澳大利亚网球大赛，脚蹬NIKE球鞋的少男少女眼里别着SONY随身听，嘴里则嚼着创牌口香糖。当全世界都在享受麦当劳口味永远一致的汉堡包和炸薯条

时，迪斯尼也把老鼠和唐老鸭推广到了整日迷恋“狮子王”和“忍者神龟”的孩提小童心里。

全球化最显著的还是资本和金融的全球化。在每天24个小时跨时区不间断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外汇交易量超过1.5万亿美元，证券交易量4000亿—5000亿美元，而且任何一笔交易都在现代通讯和电脑技术的支撑下转眼间即可完成；许多世界级的大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全世界建立起成百上千的分支机构，形成一个个超级的经营网络，它们每年提供的国际信贷余额超过40万亿美元，国际保险费收入达到2.5万亿—3万亿美元。就直接投资而言，在过去的10多年里已经从微不足道的250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2500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表的资料显示，199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呈现跨国资本投资双向交叉发展。同年，发展中国家输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为2080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为1290亿美元，比前一年发展中国家实际吸收外国资本直接投资增长30%。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投资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接受者，在外国的投资也呈增长趋势，这一数字1996年达到510亿美元，占同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5%，比上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长近35%。此外，还有由众多的投资基金经理们掌管着7万多亿美元的国际游资每人在全世界四处游荡，绞尽脑汁寻找获利的机会。

总之，全球化就是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而深入的流动。全球化潮流如此巨大，以至摧枯拉朽般地席卷和包容万物。

谁在推动全球化

全球化令人眼花缭乱，却也让我们清晰地感到：世界变小了，整个地球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那么，全球化是怎么来的？谁在推动全球化？

有人说：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特别是交通、通讯和电子电脑技术的发展。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交通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人员、货物的往来时间，通讯和电子电脑技术的发展则不但使远距离传输信息更为迅速，而且也使管理分布在不同地方的企业更加方便和有效。

但是，技术进步只是为全球化提供了可能，而真正掀起和推动全球化潮流的是那些更人格化、更具体的力量。

这些力量首先是跨国公司。进一步说，是跨国公司的老板们对利润的渴望和追求推动着全球化。

什么是跨国公司？传统上，人们习惯上把公司的国籍划分得清清楚楚：“美国公司”、“日本公司”、“德国公司”……等等。但是，现在这种划分在很多时候是含糊其辞、似是而非的。我们常常称IBM是美国的公司，因为IBM的股份大部分被美国人持有，公司的领导人也是美国人，特别是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但是，1990年IBM在国内的销售只占其销售总额的49%，而国外的利润则占总利润的109%——也就是说，IBM在国内的销售是亏损的，其利润全部来自国外。著名的硬盘厂商西捷(Songate)公司，总公司设在美国，但其雇用的4万名员工中，有2.7万名员工在东南亚工作。80年代以来，福特汽车公司已将其在欧洲的投资支出增加了37%，同时它将在美国的投资减少了17%，而且它还计划在欧洲设计、制造和装配小轿车，向世界各地出口。日本电气公司(NEC)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一个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实验室，它还在日本之外的世界各地建立了30多个研究分部。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在本国的研究部门已经从80%降到50%，现在正在考虑将这些主要的信息研究部门迁到美国波士顿。

如果说以上这些公司的国籍概念比较模糊的话，那么还有另一些公司与国籍就更缺乏确定的关联了。比如，世界知名的电器公司ABB—ABB的总裁是瑞士人，公司总部设在瑞典，董事会由4

个不同国籍的8名董事组成,执行委员会的8名成员来自5个国家,英语是公司的通用语言,其财务则以美元结算;公司的总部只有100多名管理人员,而其生产和销售则遍及全世界。对此,ABB总裁直言不讳道:“ABB公司既没有地理重心,也没有民族轴心。与此相反,ABB公司是许许多多民族公司在世界范围协作的联盟。我们到处为家。”

的确,到处为家正是跨国公司的重要特点,它们面向全球,把经营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可能的国家和地区,涉及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所有领域。不过,仅仅到处为家还不足以支持跨国公司掀起和推动全球化的潮流,真正使其具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的是跨国公司雄厚的实力。

目前纵横捭阖在全球的大约4万多家跨国公司,拥有超过25万家的分支机构,它们的年销售额总和超过35万亿美元,而其中的大约300家超级跨国公司的总资产大约足全世界生产性资产的1/4,这些公司中又有许多年销售额和资产都达到了数百、上千亿美元,比世界上相当多数的主权国家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例如,福特汽车公司的年销售额高于沙特阿拉伯、挪威的年国民生产总值,飞利浦·莫里斯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了新西兰的国民生产总值,真可谓富可敌国。

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的经营战略,因此它们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力军。1993年,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即跨国公司母公司、子公司之间、各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就占当年世界贸易总额的33%,如果把跨国公司与其他企业之间的贸易量也算进去的话,到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额要占世界贸易总额的70%以上。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跨国公司则占据了高达90%以上的份额。

追求低成本和高利润是跨国公司超越国界经营的根本动力,为了在更低成本的地方经营,为了在利润率更高的地方分享当地

经济成长的成果,跨国公司通过国际贸易、通过直接投资、也通过领先的技术占领每一片可能占领的市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今的世界经济就是被跨国公司所主宰的。

第二种力量是80年代以来的自由化浪潮和市场化改革。

跨国公司的力量的确很强大,但是在世界仍然是以主权国家共存分治的情况下,它们也不得不正视各个国家政府和法律的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跨国公司的活动。到了 80 年代,主要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自由化的浪潮,纷纷减少对经济领域的管制和干预活动,赋予企业更大更灵活的经营空间,并鼓励它把市场进一步拓展到全世界。到 1994 年底,发达国家已经全部解除了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资金在发达国家之间实现了完全的自由流动;同时,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已经或正在放松外汇管制。而在 1991—1997 年间,在世界各地,对管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条例进行了 570 多次自由化方向的修改。

另一方面,中国、越南等国自 70 年代末期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1989 年东欧剧变以后的激进式改革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 80 年代进行的面向市场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世界经济的同质化程度迅速提高,各国对于企业经营业绩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标准趋于一致,世界市场空前统一和扩大,市场经济原则成为不同类型国家普遍遵守的共同规则,世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水平。实际上,各国经济体制很大程度上已经非意识形态了,已经不是计划与市场的区别,主要是政府干预程度和方式的差别。由于世界市场同质性程度的提高和各国企业之间的相互渗透日渐加强,再加上国际贸易壁垒的拆除,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传统区别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存在了。

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为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创造了制度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有可能以市场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企业的经营战略也在相应地发生巨大转变,依靠国家边界作

为企业躲避外国企业竞争的屏障,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的开拓经营或者将国内经营与国外经营截然分开的传统经营方式已经不适应全球市场一体化的需要,全球企业成为企业经营新的发展方向。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近年来世界企业兼并风潮的根本动因,而且也是这些进行兼并、合并企业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近年来风起云涌的世界企业兼并浪潮主要表现为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合并、兼并,而且大都是一些H型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合并、兼并,因此,这种兼并明显地具有横向兼并的特点。1998年上半年的戴姆勒—奔驰与克莱斯勒联姻,花旗银行与旅行集团结台,西南贝尔公司,与亚美达科通信公司的合并等等,莫不如此。亚美达科通信公司的总裁理查德·诺特巴尔指出:亚美达科通信公司与SBC公司的合并“将造就第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竞争者,我们正在建设我们这个行业中最好的、最有竞争力的全球性公司”。

第三种力量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贸总协定(GATT)为代表的国际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以及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它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撑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二驾马车”。与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的宗旨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都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和实践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0多年来始终倡导金融自由化,执著地追求促进各个成员国放松并取消货币管制。到90年代中期,世界2/3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关贸总协定则长期致力于自由贸易,经过战后8个回合的关税减让、非关税壁垒以及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等方面谈判,已经为广泛的贸易自由化确定了基本的框架。

馅饼还是陷阱?

全球化带给世界什么?

有人说，全球化的兴起，改变了国际竞争的性质和形式：

其一，跨国企业兼并高潮迭起，各大企业集团纷纷瓜分世界市场。由于世界市场同质性程度的提高和各国企业之间相互渗透日趋加强，企业发展的名牌战略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说在 80 年代各种商品还有所谓地方名牌或者国家名牌的话，那么，在 90 年代的激烈竞争中能够生存下来的就只有世界名牌了。因此，要么是世界名牌，要么不是名牌，这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一条新规则。1993 年以来以美国为中心的新一轮世界企业兼并浪潮促成了一些超级企业集团的建立，它们不仅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事务的真正主宰，而且对于世界政治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直接，也更为激烈。有资料表明，在 80 年代企业兼并高潮的 1988 年，美国兼并总额曾达到 3360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此后，世界范围兼并活动迅速减少，1990 年为 1900 亿美元，1991 年为 544 亿美元，1992 年为 726 亿美元。但是，从 1993 年起，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企业兼并活动再起高潮，当年全球兼并交易额即达到 2269 亿美元，其中仅欧洲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金额即达 400 亿美元以上。1994 年，全球企业兼并成交额达到 3410 亿美元，较 1993 年兼并交易额多出 50% 以上。1996 年，世界企业兼并案达 22729 起，总金额达到 11400 亿美元以上，创历史最高纪录。从世界企业兼并的历史来看，横向兼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市场竞争问题，即通过合并、兼并减少竞争，分割市场。在各国民族市场日益融合为全球统一市场的情况下，这种争夺和分割的对象就不再仅仅是国内市场而是世界市场了。事实上，许多世界级大企业进行合并的主要目的就是成为个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竞争的选手，成为一家全球企业，从而使其业务面向全球客户。

其二，国际竞争的战线明显前移，从产品销售阶段延伸到了研究开发阶段。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是

建立在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基础之上的,谁拥有更多更好的自然资源和更多的资本,谁就会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在这里,竞争的焦点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品种及其质量,区位优势在决定国家或者企业的竞争能力方面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建立在知识资源的基础之上的,而知识的无国界性和无限供应性以及非独占性这三个特点又决定了知识经济必然是一种全球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竞争的焦点不再是各种生产活动的最终产品,而是各种知识活动的成果,竞争的战线已经前移到产品的研究开发阶段乃至基础研究阶段,国家或者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其研究开发能力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全方位的竞争,因而其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许多情况下,市场竞争的结果甚至在研究开发阶段就已经决定了。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际竞争,包括国家层次和企业层次上的竞争空前激烈,各国竞争的战线明显前移。这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竞争的核心阵地已经不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领域了,而是已经前移到了科学技术研究阶段、研究开发的主攻方向的选择阶段以及对用以进行技术创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筛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成败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有形的产品和服务,而更多地取决于国家和企业选择研究开发的主攻方向、研究开发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方面的能力。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选择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在科学技术系统的自身发展和长远规划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支持力度应该更大一些。与此同时,应该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企业作为研究开发主力军的作用。

其三,科学技术知识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一种核心资源,因此,各国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企业集团加强了对知识资

源的争夺，80年代以来大型跨国企业之间达成的策略性技术联盟的数量迅速增加。80年代上半期，世界上各类企业间达成的策略性技术联盟只有1560个，1985—1989年则有2632个策略性技术联盟出现，从而使全球企业间的技术战略联盟在80年代末期达到4192个。

全球化仅此而已吗？

到目前为止，全球化仍然还是一个进行时，保守和富有耐心的人们认为现在评论它还为时过早。^①另一些人则已经迫不及待地剖析和评说全球化及其他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的种种影响，并因此争论不休。

全球化的支持者们声称，全球化使资源在全世界自由地流动和配置，有助于提高全球的生产力和福利水平，因此全球化是正确的和积极的趋势，它将促使全球在一个统一、和谐的市场内共享繁荣。

全球化的反对者们则说，全球化使世界变小，但各个国家和民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亲密；全球化的进程反而加速了全球政治和社会的分裂，家庭纽带被割裂，公认的权威受到威胁，在联合国成员方的名单上，新出现的民族国家像细胞一样不断增殖。

这些争论看起来实在让人困惑，因为双方似乎都有可靠的论据可以佐证。全球化的确让一些国家摆脱了贫困，甚至有资格加入富国俱乐部，比如新加坡，比如韩国；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加剧了贫富差距，甚至在发达国家内部，因全球化而失业的并陷入生活困境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按照《全球化的陷阱》一书的作者汉斯·彼得和哈拉尔特·舒曼的估计，仅仅在德国全球化就会使失业率从当前的9.7%上升到21%，即增加一倍还多。

全球化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全球化的潮流说起